



用文学记录新时代 用创作践行新使命

□邵 丽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时刻,有幸参加这次推进文艺创作研修班,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我感到非常温暖、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讲什么中国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怎样展现好中国形象作出深刻论述、提出明确要求。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使命。

文学是离不开时代生活的。如何展现好中国形象,其实讲的就是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必须牢记使命担当,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投身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深深地去感知、参与和介入这个时代。

作为一个作家,融入时代、参与时代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主动地走近人民、接近人民,感知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求。我想以自己为例,谈谈深入基层,贴近生活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从2005年至2007年,我在河南省驻马店汝南县挂职锻炼两年,任副县长。这两年的时间内,虽然不能说达到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境界,但因为我分管文化工作,同时比较关注计划生育和信访工作,与基层人民群众接触比较多,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深的体味,常常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与诉求。从基层挂职回来之后,我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基层生活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后来

被评论家称为“挂职系列”的作品。这些作品并没有刻意表达什么,只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却获得了读者好评,得了多个文学奖项。这说明,真正鲜活的写作素材还是在基层、在人民群众中间,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挖掘,真真正正地为人民而创作。一个作家只有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一部优秀的作品,必须是鲜活的、接地气的、被人民群众所喜欢和接纳的作品。这确实不是空话,只有当你真正地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你才能感同身受,与他们融为一体,真正挖掘到他们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思想情感。只有从生活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作品,才有可能鲜活的作品。

河南是文化大省,也是文艺大省。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曾经有辉煌的成就。但是,用习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来对照河南文艺家的作品,还有很多需要完善、提高的地方。河南文艺家的作品,从整体上看虽然创作质量都在不断提高,但依然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所以,作家艺术家有责任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必须立得住、有立场、有温度。创作这样作品的作家艺术家,也必须立得住、有立场、有温度。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入,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造成了部分人的浮躁心理,同时这种浮躁情绪也反映在当前的文艺作品中,一些价值观扭曲、浮躁粗俗、娱乐至上、唯市场化的作品充斥市场,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这样的作品只能是市场的奴隶,绝不是时代的引领者。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应该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和评判,应该把服务群众和引

领群众结合起来,要光明正大地挺直脊梁、站稳脚跟,要有骨气、有志气。这样的作品才是响当当的好作品。

要创作出有筋骨的作品,作家艺术家必须有明确的立场,而要有这样的立场,首先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一个无骨、无德的作家,是不可能创作出“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样千古绝句的。所以,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时刻与人民站在一起,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生动地描述波澜壮阔的时代发展趋势,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洞悉发展脉络,预见前方变化,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向导。

我们的文艺作品来自人民,也要回到人民中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还要有现实的关怀,要有温度、有厚度。所以作家艺术家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真实需求倾注到自己的笔端,这样的作品才有持续而长久的温度。

总之,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中国精神的灵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更多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文艺作品,这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担当和使命。



是作家孜孜不倦地创作,让小说和笔下人物的渴望都有着不断生长的空间:从橙黄色路灯下的雯雯开始,在城市和农村背景上出现的女性也在不断地向着人性的深处生长着。生长性赋予了王安忆持续40年源源不断的创造活力。

和我们司空见惯的学院式文学批评相比,王雪瑛的文学批评没有罗列的枯燥、理论的灰色、高头讲章的沉闷。她的评论文章有着对作品深入而灵性的理解;她诗意而真诚的文字特别有感染力,也不失学院派的严谨,不做媚俗虚妄之言。

她对自己导师钱谷融先生的对话和评论,既充满感情又有学理的阐发。她对钱先生的名篇《论文学是入学》《雷雨人物谈》的影响和意义有着深入的分析 and 阐释,她对钱先生的心路历程和人格魅力有着贴切的理解和独到的认识:“如果将人生比喻成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导师钱谷融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他是一个在人生长旅中思索‘人学’奥秘的智者,一个在文学研究中体验人生百味的仁者,他的人生和文学相互影响,构成了他的艺术人生。钱先生散淡中的坚守,修辞中的真诚,文学中的审美,生命中的诗意,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传承。”

作为新一代的评论家,王雪瑛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她对自然科学有浓烈的兴趣,她具有特别开阔的精神视野。她不仅把作家、作品放在当代文学历史的河床里加以考察定位,又能关注到21世纪时代的深刻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人类性。事实上,当下中国作家敏锐地关注着人类精神的困境,以作品探讨人类面临的精神难题。比如吉狄马加的长诗中如雪山旭日般庄严升起的民族血脉和人类意识的宏大主题,韩少功、张炜等几十年如一日站在原乡的土地上对广袤大地复杂地貌的观察和思考。

阅读王雪瑛的评论集,在感受她描摹当代作家的精神肖像、追踪当代文学发展动态的过程中,我回忆起自己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和这样一段文学时光相伴相随的动人情景:1986年夏末,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从大凉山深处寄来的《初恋的歌》,那种质朴的热烈一下子勾起了我在少年时代,看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感觉。1993年张炜的《九月寓言》在《收获》发表后,他精心把《收获》和他的新作重新装订后寄给我,我阅读时的满怀欣喜。我和王雪瑛评论集中的作家们一起趟过了一个大时代的滚滚洪流,抵达了一个陌生而充满着希望的世纪。

讲品位 讲格调 讲责任

□任林举

自觉传播正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以来,文艺工作和文学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学责任和担当意识进一步增强,在面向未来,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传播正能量和树立正确价值观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作为。

但认真反思我们的作品和整体创作情况,我个人认为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作家似乎已经在一种懒散、萎靡、看似自在实则任性的情绪里沉迷太久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将低俗等同通俗,将欲望视为希望,将单纯的感官娱乐当作精神快乐,将有悖常情常理当作个性追求。及至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方面,还没有消除轻松、娱乐、消解、猎奇等反责任、反庄严、反沉重、反主流意识的牵引。清正的、高尚的、雄浑的、有意义的、充满正能量的文艺作品无人问津,低俗的、搞怪的、无厘头的、阴暗的、消极的、“重口味的”、无意义的文艺作品却受到追捧,并且“名”“利”双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和振奋,他明确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为了让我们的文学真正成为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传播正能量的精神产品,我们必须从组织到个人,从上到下做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真正的重视,起于尊重;真正的推动,起于行动。希望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文艺单位不但要在思想认识上对文艺的作用认识到位,还要在政策、投入、措施、激励手段等方面扶持、促进到位,在完善文学评价标准、激励政策、市场规范引导、作者作品宣传推介等方面有所作为。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文学事业当成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像爱护自己的声誉一样爱护文学的声誉和形象,树立荣辱与共的意识,不要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作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人为地或从心理上割裂开。要把个体置于群体、置于地域、置于现实、置于历史、置于总体人文环境之中去思考、定位自己的创作,做人、做事、做文要多一些胸怀,多一些情怀,多一些远见、深邃和大气象,克服习惯性的极端个性化和个人化。从个性出发,超越个性;从地域出发,超越地域;从现实出发,超越现实。要以敬畏心和不敢懈怠之心对待文学和文学事业,积极面对现实、时代、生活、生命,进一步加强紧迫感,克服懒惰、散漫、陋俗。

情感是最深厚的文学力量。理解和热爱,是化解现实中诸多矛盾的关键,也是确立作家、作品情怀的关键,更是作家坚持走好创作之路的动力源泉。要进一步增强对人民的情感,对现实、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多一分关注理解和热爱,多一分思考深度,多一分情感介入,这样才能多一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多一分创作的空间和力度。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者的作家,当我们面对千载难逢的文艺转型期时,更有义务、有责任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反思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和思潮以及文艺界的各种不良症候,反省我们自身、我们的作品、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情怀,看自己有没有悄无声息地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对于不良现象,我们是自觉地抵制,还是被动地呈现,还是暗暗地作了推手。现在回过头来反省,文学界曾风靡一时的各种思潮,诸如“颓废”、“下半身”、“崇低”“垃圾”、反主流等等,又何曾使我们的精神富足过,使我们的情感充实过,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昌盛过,使我们的作家因此而被尊重过?假设一个作家所编织的故事或营造的细节不敢拿给自己的孩子们看,写出的句子不好意思当别人的面儿承认是自己的,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对这个社会、对人民究竟做了什么。

文学在“文治教化”中肯定担负不起全部“教”的责任,但对社会风气、人们的心灵、情感情怀等方面,文学却难以回避“化”的使命。

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要勇于担当,坚守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情怀,不管身处何种环境,都不失去真、善、美的原则,守得住原则,耐得住寂寞。当外部环境不好时,我们要耐住清冷和寂寞,沉静下来;外部环境好了,我们仍然要克服浮躁情绪,沉静下来。越是在好的环境里,越需要我们埋下头,调整好自己的写作状态,多出作品、多出精品。否则的话,好的环境又与你何干呢?

其实,作家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件器皿。面对无限丰富、复杂的生活,我们只有谦卑下来、沉静下来,观察、聆听、发现、感知、感受、反思,然后再把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每一种搭配、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锤炼好,最后才可以进入言说、表达、叙事和传递。另外,在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诸多能力中,我认为感知力或感悟力是最重要的一种能力。这是一个作家最应该具备的看家本领,失去了这种能力,就等于作家这个“钵”空了,紧接着就会“江郎才尽”。所以这个功,我们要终身修炼,要在纷杂的生活中始终保持一种灵动、敏感和天然的状态,始终保持一种捕捉真、善、美的能力,沉下来、再沉下来,一直抵达某种真实的核心。

“出作品、出精品”并不是一句空话、套话。虽然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但并不一定就是现实,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作者付出大量默默无闻的劳动,付出巨大的心力和体力,刻苦践行。如此,才能创作出更加贴近人民、贴近人性、贴近生活的力作,贡献一个作家的绵薄之力。

与文学对话,与时代对话

□毛时安



今年是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从1976年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被史家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由此,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草木葱茏万象更新的时代,形成了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与格局。

这其中的两股主要力量,一是被冠之为“重放的鲜花”的50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王蒙、从维熙、邓友梅、李国文、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刘心武、谌容、蒋子龙、张洁、冯骥才;还有一拨,几乎与他们同时在文学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是比他们整整差了二十多岁的我的同龄人。

从意义的选择到形式的选择,再到江河择地,沧海横流。关于这些作家和他们创作的评论,贯穿了近40年,有多少才华横溢的评论家写了新意迭出的文字。王雪瑛在这张熟悉的文学版图上又发现了鲜亮的新意,《千万个美妙之声——作家个体的创作和文学史的建构》聚焦中国当代文学版图近四十年的跨度中一直活跃在文坛的张炜、韩少功、王安忆、吉狄马加、苏童、方方、孙颢……作者通过追踪他们的创作历程,分析当代文学史的建构,由梳理他们的创作成果,展示出近四十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格局和气象。

这本文集,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全书独特的运思和结构。不同于一般评论集只收评论,王雪瑛的这本文集对话与评论并举,展现了她的慧心和睿智。王国维论文有“出入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固有高致。在对话中,王雪瑛怀着对文学的诚挚之心和那份善解人意的暖心,以自己对当代文学的深厚素养,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理解,提出直击心灵的问题,然后,她细心倾听来自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就像地质学家,倾听来自地心的声音一样,一步步稳健地“入乎其内”。随着对话的深入,作家敞开了心扉;韩少功对自己“散文远望,小说近观”的凝练概括;张炜对故乡历史与现代性的重新发掘;吉狄马加对自我个体和民族血脉联系的自觉意识;王安忆对作

家格局与时代的自我审视;孙颢对知识分子命运的透彻认识……评论家王雪瑛抵达作家创作的初心和创作的原野,抵达了文学评论“知人论世”的批评场域。

对话是思想学术评论的常见文体。《论语》《柏拉图对话集》展现了人类伟大哲人最初对话的深邃风采。对话既可以使思想更思辨更透彻,也可以使思想更感性更生动。像王雪瑛这样深入文学的心灵对话其实不仅是文体的难度,更是如何贴心交流的难度。我觉得,首先自然是她的诚恳,对文学的深爱感动着作家,更重要的是她对文本的细读。在我看来,阅读是评论的基本功。文读三遍,其义自见。王雪瑛的评论对作家和作品力不虚发,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以巨大的文学兴趣不懈地阅读了对话作家的作品。

唯有建立在对文本深度阅读的基础上,作家和评论家才能建立推心置腹深入对话必有的信任。对王雪瑛来说,她用心灵阅读,她用心灵感受文本的肌理;她以对文本肌理的把握,作品底蕴的心领神会,和作家一起神游其文学世界。阅读是中点,一头连着对话,一头连着评论。事实上,唯有用心去阅读,才能真正走进文本的深处,把深层的特别有“意思”的内蕴开掘出来。如果说对话是直抵作家心灵的“入乎其内”,那么,评论就是超然理性的“出乎其外”。二者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关系,彼此延伸和说明,这样就会有非同寻常的发现。

在阅读张炜作品时,她发现了散文《融入野地》犹如作家的心灵地图,承载着张炜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流向。王雪瑛在对话中,第一次提出篇幅相差悬殊的《融入野地》与《你在高原》内在联系,她独具慧心的提问,有了张炜思索后的回答:“《你在高原》把《融入野地》具体化了,好比充填了细节,大大地拉长了。这好像是一种小说化的改写。这部长卷里写的都是现实生存,可是退远一些看,又不过是在写‘融入’和‘野地’这两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心意相通,深入作品的对话,打开了阐释作品的新视域。王雪瑛又在评论中解读10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在新的向上上开掘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宏阔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写实高原上的诗意之花”次第开放的精神过程,这是文学评论的境界,也是文学魅力的体现,塑造和沟通着人的心灵世界。

王安忆的小说是被广泛关注和评论的当代文学作品,王雪瑛敏锐地揭示了她的小说充满“生长的渴望”。这渴望是作家对艺术生命力的渴望,也